万家灯火

我给妈妈打电话

卜桂平

“姐,明天是妈的生日,别忘了给妈打个电话。”电话里传来妹妹亲切的声音。说来惭愧，妈妈一直按阴历过生日，可我总记不住日期，每次妹妹都主动来提醒我。虽然我只在电话里给妈祝寿，可她老人家却异常欣喜，逢人就夸我是个“孝顺孩子”，其实这主要是妹妹心细时常提醒我啊。

我记得每次拨通家里的电话，妈妈，是我。还没等我说些什么，妈妈就开始问长问短了。问我最近上班怎样、丈夫工作忙不忙，小孩在幼儿园的情况、身体好不好等。妈妈，我们都好，你不必担心！每当我和妈妈讲女儿在幼儿园的一些趣事的时候，妈妈就会哈哈大笑，然后像个孩子似的说再说一遍吧，太像你小的时候了。每次总是说不完牵挂着我们的那些话，关心地询问我们生活工作的情况。

可是,妈妈每次打电话你都说不用挂念你，不用常打电话,电话费挺贵的。我说休息的时候回家，你每次都说坐车太麻烦，你和我爸现在很好，让我在家里好好照顾孩子，等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再回家。

妈妈，你别对我太好，这让我内心好惭愧。对你，我们付出的关爱太少，而你总是那么满足；对你的儿女，你总是忘记自己，反而唯恐我们自己不懂得照顾自己，时时叮咛、时时关切着。

我知道,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父母对我的爱是最无私也最宽厚的。从我呱呱落地的那一天开始，父母的关爱就一直伴随着我、温暖着我。今生，我想我永远也无法报答得了这种恩情的。我能做得太少，能给你的是如此有限。我把我的关爱也大都给了我的下一代——我的女儿。然而，只能在闲暇的日子，抽一点空偶尔给你打个电话，希望我的一句问候也能抚慰你寂寞的心灵，让你不用挂念得我们太辛苦。

妈妈，我会经常给你打电话，听到你的声音仿佛听到一曲轻柔的音乐,把我疲倦的心一点点舒展开来。我知道,只要妈妈在的地方,总会有爱在悄悄地流淌,更久地感受你那份无私的关爱!

本版插图 涛涛

人在途中

奶奶的冰棍

李成炎

随着盛夏的到来,天气越来越酷热,人们可以吃上各种各样的冰镇饮料、雪糕、冰淇淋等来解暑,享受夏日冰凉的快乐。而在我的童年，最奢侈的解暑方式是吃上一根5分钱的冰棍，那也是夏日里我最快乐的时候。

小时候生活在乡下，小店里还没有现在的冰箱，冰棍一般是小贩用自行车拉着来卖的。小贩很早就到冰棍厂拿货，把冰棍放在保温箱里，然后把保温箱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一路叫喊：“卖冰棍！卖冰棍！……”还按着自行车的铃声。小孩听了，准会兴冲冲地跑出家门看，然后缠着大人买。虽然冰棍只要5分钱，但只有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家才会每天买，普通人家只是偶尔买。每到这时，你便会听见大人骂小孩的声音、小孩的哭闹声、还有吃到冰棍孩子的笑声、小贩的叫喊声，各种声音融合在一起，成为乡村特有的交响乐曲。

母亲是极少给我买冰棍的，常对我们说道，穷人家的小孩哪能有那么多要求，能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冻不着，饿不了就行了。所以我们从来不吵着要母亲买，因为吵了也白吵。只有奶奶时常给我们买，但不是中午，要等到下午，小贩卖剩的冰棍有些融化了，便会便宜些，5分钱能买到两根，当然不会每天都有剩余的冰棍。所以只要在下午听到“卖冰棍”的声音，我和弟弟就特别开心，拉着奶奶给我们买，奶奶从来都不会拒绝我们，放下手里的活，乐呵呵地拿着碗给我们去装冰棍。融化的冰棍容易掉在地上，所以奶奶都会用碗装，由于冰棍已不成形，奶奶总会央求小贩多送冰块。小贩也很大方，都会给上满满的一碗。

买回的冰棍我和弟弟一人一半，而奶奶却很少吃，常对我们说，大人不吃冰，只有小孩才爱吃。而我们也心安理得地享受这难得的“冰棍大餐”，现在才知道，当初奶奶只是为了让我们多吃一点，自己却不舍得吃。

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，家里冰箱也随时摆满各种口味的冰棍和冰淇淋，但我常常想起儿时吃冰棍的情景，我和弟弟兴奋地坐在矮凳上，一人端着一只碗，用勺子把几乎融化成冰水的冰棍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,凉凉的,甜甜的,那种幸福而满足的快乐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城市空间

女儿打工

宋绍武

上个暑假，上大学的女儿就嚷嚷着要出去打工。女儿从小到大一直受着妻子的呵护，当初之所以没让她报考外地的大学，就是怕她想家，自理能力差，生活上照顾不了自己。

妻子赶紧劝她，打个什么工呀，趁着暑假，好好休息休息，爸妈也不缺那俩钱。看看书，上上网，找同学玩玩，这暑假一晃眼就过去了。再说天这么热，工作也不好找，外面中介有很多是骗子。

我不同意妻子的主张，孩子就是要学会独立，找工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认识社会，打工就是提高能力，磨炼自己。为了验证她到底有多大的能耐，我绝口没有提一些朋友和熟人的关系，鼓励她自己去闯。哪怕经历了失败，也比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好。

女儿这回还真的豁出去了。原来性格内向的她，鼓足了勇气，顶着烈日四下寻工。看到一家快餐店生意奇好，服务生忙不过来，她主动找大堂经理毛遂自荐。结果，人家见她文弱的样子，以不要短工为由婉言谢绝了。后来见一家化妆品公司招推销员，她交了100元押金，正式“上岗”前，才发现在商厦租房办公的中介是一伙骗子。忙活了一周，工没找到，人晒得脸上起了泡。见状，我于心不忍，找了个朋友，一个电话，朋友答应让她去做送货员。

一听说要女儿当送货员，妻子又出面干涉了，说什么送货是男孩子的工作。虽然有车坐，但小货车里没有空调，那么重的货物搬上搬下的有多吃力。但女儿坚持要去，拗不过她，妻子只好给她配了劳动手套、遮阳帽和工装，另外还每天给了20元的午餐和降温费，千嘱咐万叮咛，心怀忐忑地送她上了班。

打满了一个月的工，虽然每天回家带着疲惫，但女儿的神情满是快乐，她向我们谈起了送货过程中的各种轶闻趣事，还谈起了文化不高、性格开朗的师傅。临近月末，朋友跟她结算了工钱。第一次拿回劳动所得，女儿感叹地说，爸妈不易，劳动光荣。收假回学校后，一定珍惜大好的学习时光。以后走上社会后，早行独立，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。

花季雨季

为爱改变口味

裴庆美

只要老公在家,我们家炒菜的活就是老公的。老公炒菜风格属典型的鲁菜系,咸,色重,放油也多。以前口味偏淡的我自从跟了老公,口味也变得与老公一样。老公的菜,我是看在眼里,喜在心里;吃在嘴里,铭刻在记忆里。

可公公却对他儿子炒的菜一百二十个不满意。公公不是嫌放油多了,就是嫌色太重了。公公口味偏淡,无论吃什么都喜欢原汁原味的。就说鱼吧,无论什么鱼,他只喜欢清蒸,放几片姜、几段葱、几粒花椒,往锅里一搁,几分钟搞定。

老公平日里忙工作,在家吃饭的次数不多,我家的炒菜大权也非公公莫属。公公充分施展自己的拿手绝活,炒菜不是“少油”就是“无盐”,不是清蒸就是清炖。我看着看着,还没动筷,光闻味,就“清心寡欲”了。可我不敢说呀,老人家辛辛苦苦为我做饭吃,我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为了不使公公失望,我也得吃上几筷子。

记不得何时起,公公不挑剔他儿子做的菜了。老公偶尔在家做饭,我公公像个小跟班似的不离儿子左右。老公配菜、炒菜,公公则不错眼珠地在旁边看,嘴里小声说着什么。老公嫌碍事撵他走,他才不好意思似的走开,去另一间屋里往本子上写着什么。问他,他不说,神神秘秘的。

一天,公公很早就出去了,快中午时才回来,手里提着一条新鲜的活鲤鱼。公公兴奋地说:“跑遍整个鱼市,才发现这么新鲜的鱼,今天咱做糖醋鲤鱼吃。”啊?不会是我听错了吧?公公怎么想起做糖醋鲤鱼,那可是多油、多盐、色重呀。公公也不顾我的诧异,自顾自地忙活开了。

开饭时,饭桌中间赫然摆着一盘像模像样的糖醋鲤鱼,色泽与香味跟老公做的无二,公公还别出心裁地放了几根绿绿的香菜,把鱼衬托得愈发美观。他说:“你尝尝,同小落(老公乳名)做的一样不?”

我刹那间明白,公公近来的怪异表现原来是为我们改变口味,偷偷跟他儿子学炒菜。公公的心里,装的都是对我们的爱。我急忙吃了一口,连连说好,心里早已感动得一塌糊涂。

世相百态

危险的爱

赵树利

她是我的初中同学。

上学时,我就对她有一种朦胧的情感。

初中毕业后,我们失去了联系,一连十六年,谁也不知道谁去了哪里,后来,听其他同学说她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发展了。再后来,我知道了她的联系方式,在我的邀请下,她专门从北京来我居住的城市看望我。

一见面,她满嘴标准的北京话和浑身浸透的高贵气质,令我拘谨而陌生。只有她又白又嫩的圆脸上的两个恰到好处的深酒窝,让我感到些许的亲近。

渐渐地,我们熟悉了,和在一起读书时那样无话不说。我向她倾诉了这么多年来对她的相思和我的工作及家庭情况,她也对我说了她的事情。当她说到她老公的种种“缺点”和在北京的艰辛与受人歧视的情景时,禁不住泪流满面。联想到自己曾为生活四处奔波时的艰辛,我能深深体会到她所遭受的辛酸与痛苦。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炽热的情感,一把把她揽入怀中,紧紧相拥……

短短几天的接触,我对她的情感火箭般升温,如果说年少时的异性相吸不算爱情,如今,已是成年的我不仅懂得了什么是爱情,还明白了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女人来做妻子。我了解我自己,我清楚地知道,我爱上了她!但每每想到她有一个“他”,我有一个“她”并且都有孩子时,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。

当我欲再次和她联系时,我便在心里告诫自己:她是有夫之妇,我是有妇之夫,不能因一时冲动导致两个家庭的破裂。

难挨的日子总是过得很慢,分别不到一周的时间,我却像过了一年。炼狱般的煎熬使我健壮的身躯变得病歪歪的,同事们都说我的脸色不好,好心地劝我去看医生。

我知道自己的“病”根,看来,不对症下药是不行了。于是,我一咬牙一狠心,又拨通了她的电话。电话中,她无奈地对我说:“我们既然错过了牵手共入洞房的时机,就不要再刻意为之,过去的就过去了,让我们做一个灵魂的伴侣吧。”听了她的话,我豁然开朗。

从那以后,我们打电话的次数多了,通电话的时间长了。工作上的事儿,生活上的事儿,我们聊得毫无障碍毫无顾忌,彼此都能从对方的建议中汲取营养。有时,她到我居住的城市出差,我会邀请她到我家里做客,并把她介绍给我的她。有时,我去北京,她也会邀请我到她家里做客,也把我介绍给她的他。工作中我们互相鼓励,生活中我们互相帮助。一来二去,不但我们的感情保持着适当的温度,就连我们的另一半也能和睦相处。

一日,妻子故意问我:“你俩这种关系,究竟是友情呢还是爱情?”我两眼一翻,调侃道:“别管是友情是爱情,只要有情就行。”

忆往昔,看冷暖人间,爱上这样的有夫之妇,谁能说不是人生中的一件乐事呢?

“别说的这么笼统,说说那根头发,说说为什么你一到家就一头扎在厕所里。”这头儿既然已经开了,那我自然不如刨根问底,免得为了那虚无的自尊和面子,日后却自己陷在无边无际的编造和揣测中。

“那应该是孙小娆的头发,其实我也不太肯定。”

“不肯定?莫非还有第二第三人选?”

“你有完没完?我在你眼里,有这么不堪吗?”

“那你就一次性把话说完了,这儿没有胃口让你吊。”

“今天临下班时,孙小娆心情不太好,哭了。我劝了她几句,她,她就靠了一下我。那头发大概就是那时粘上的。”刘易阳这番话说得并不利索。

“她为什么心情不好?”我打算从根源挖掘。

“她们那个圈子,新人不容易,受欺负受挤兑是常有的。熬过去了,才有大红大紫的希望,熬不过去的成千上万,默默无闻重新做回平常人。”

“你跟我讲这些干吗?跟她讲去,要是想有头有脸,就熬着,别动不动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”

“对啊,我就是跟她讲了。结果她一感动,倒把我给坑了。”

“这事儿就这么简单?”

“你以为有多复杂?你也不想想,我哪有精力去纠缠别的女人?光你一个,天天来事儿我就应付不过来了。”

“那她为什么不找别人哭,非找你?”我先不计较刘易阳说我“来事儿”,我得先摸清那“外患”孙小娆的底细,再来教训这“内忧”刘易阳的造次。

“反正她总得找一个人,抽奖偶尔还能抽到我呢,为什么她就不能找上我。再说了,我为人忠厚,说话中肯,广交朋友。”这就是刘易阳的好脾气,不管他最初再怎么生我的气,哪怕气得七窍生烟,在跟我“探讨”上几个回合后,那气也就自然而然消了。

“好,我信你。不过我警告你哦,你以后别给我广交女性朋友。那孙小娆看着就人小鬼大,我丑话给你说这儿了,她要是想玩儿你,一玩儿一个准。”

“童佳倩,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,灭自己威风吗?”

“得了,我没灭自己威风,我灭的是你的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啊,一般人都懂得,跟有妇之夫要保持安全距离,免得惹祸上身。这孙小娆不像不懂的人,倒像是成心的。”

“行,大不了这距离由我来保持,反正我只当她是个小孩儿,压根儿没把她当女人看。”

“那,那你干吗一回来就钻厕所里?”

“我,我是真紧张啊,在面对你之前,我不得恢复恢复情绪?”

“你可真够有出息的。”

锦锦在经过了十来天的磨炼后,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用奶瓶吃上整整一白天的奶了。

离婚这个念头似乎已经远离了我的思想,因为我是如此憧憬着和刘易阳,和锦锦拥有一个关上大门就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家,因为我一旦拥有了它,那些当初导致我萌生离婚这个念头的因素,都通通不存在了。

我爸的单位又分房子了。他打电话给我:“周末你和易阳过来一趟吧,咱们商量商量。”

晚上回家,我将此事告知刘易阳:“周末咱们去一趟我爸妈那儿吧,我爸单位又要分房子了。”

“这两件事,有什么关系吗?”

“哪两件事?”我在肚子上涂抹祛除妊娠纹的按摩霜,这一瓶都快涂完了,效果也不甚明显。

“去你爸妈那儿,和爸单位分房子。”

“估计有关系,因为我爸说,找咱回去商量商量。”

“商量什么?”刘易阳一心扑在工作上,对我说的话完全无心深思。

“据我估计呢,我爸想拉咱一把。”我系好了衣扣,凑到了刘易阳身边,挽住他的手臂,一脸的期待与阳光灿烂。

“怎么个拉法?”刘易阳仍心不在焉,我说一句,他听一句。

“我先说好了啊,以下所言纯属我自己的分析推测,如果到时与事实有出入,你也别失望啊。”然后,我清了清嗓子,等刘易阳的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到我的脸上,才继续道:“也许我爸这次不会再要更大的房子了,毕竟就他和我妈两个人住,要那么大也没用,收拾起来更麻烦,你说对吧?所以,我推测,他这次也许,八成,说不定会不要大房,而是要一套小的旧的来补差,而也许,八成,说不定那套小的旧的,就给咱们了。”我说得眉飞色舞,好像这事儿就这么着了似的,巴不得明天就去逛逛装修材料。

“哦?你为什么这么觉得?”刘易阳说得波澜不惊,事不关己。

12

连载

我的第一个人生导师

我家祖籍广西东兴,对面就是越南的芒街市,中间只隔一条数十米宽的北仑河。我父亲先是自己一个人在越南做生意,后来渐渐稳定下来,索性就把我们全家都接到了堤岸。所以,我生于堤岸,长于堤岸,整个童年时期都是在堤岸度过的。

堤岸位于今天的胡志明市第十一郡,距真正意义上的西贡市只有短短的5公里路程,是世界上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,《情人》中梁家辉扮演的中国阔少就是住在西贡的堤岸区。

我出生的那个时代,应该正是堤岸华人日正中天的时候。父亲当时开着一个中等规模的百货店,有点像今天的超市。辛辛苦苦,日夜操劳,养活着我们一大家子人,日子倒还过得去,算是小康水平吧。

我出生在1956年,那时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,长我八岁,一个姐姐,长我两岁。我之后又相继有了两个弟弟,一个小我两岁,一个小我五岁。数年之间多出来了几张吃饭的嘴,父亲肩上的担子重了不少,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
父亲有一句很厉害的话:“没事,天生天养。”每次听到这句话,我觉得就算是天塌下来,也不会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,没来由的心安。

虽然从小到大,父亲并不怎么管孩子,而是放心地交给了母亲,但是我至今记得父亲给我们讲过的一个故事:

很久以前,挪威人从深海捕捞的沙丁鱼,总是还没到达海岸都已经口吐白沫,渔民们想了无数的办法,想让沙丁鱼活着上岸,但都失败了。然而,有一条渔船却总是能够带着活鱼上岸。要知道,活鱼的价格比死鱼可要贵出好几倍呢。

这条船到底有什么奥秘呢?

后来人们才发现,原来他们在沙丁鱼槽里放进了鲇鱼。鲇鱼是沙丁鱼的天敌,出于天性它们会不断地追逐沙丁鱼。在鲇鱼的追逐下,沙丁鱼拼命游动,激发了其内部的活力,从而活了下来。

这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,人就要经过竞争才可以激发出自身的潜能。在后来所遭遇的无数次挫折中,我总是用这个故事和父亲的乐观精神来鼓励自己。

所以,时至今日,我仍然可以很骄傲地说,伟大而又平凡的父亲,就是我的第一个人生导师。

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,我之所以会走上演艺生涯,也是因为父亲。

从小,我就和所有兄弟姐妹的性格都不大一样,他们都很文静,而我则活泼好动、格外开朗。这一点应该是遗传自父亲,他就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。事实上,我有很多性格和爱好遗传自父亲,喜欢表演也是其中之一。

父亲在年轻时候曾经做过演员,演过话剧,这是他的朋友告诉我的,他自己很少提及这方面的事。

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叫陈姨的,逢年过节都会到我们家走动,她经常会在一大群亲友里面叫我出来即兴表演。

“阿伟啊,来给大家学学你爸爸抽烟的样子。”

“阿伟呀,来扮演一下孙悟空,让大家高兴高兴。”

我从来没有怯过场,屁颠屁颠地跑过去,就开始煞有介事地表演起来,一举一动,有板有眼。每当这个时候客厅里一定簇拥着很多亲友,大家都哈哈大笑,气氛相当热闹。时间久了,来过家里的叔叔阿姨,都知道吕家老三最喜欢在众人面前逗乐,只要有人逗,就会很卖力地做各种各样的表演,是一个开心果。母亲也曾经说过我“特别有表演欲望”。父亲则往往不置可否,只是站在亲戚中间微笑着看我“卖弄”演技。

多年以后,我之所以会鼓足勇气报考香港无线训练班,也是因为父亲的鼓励。

父亲爱看戏,更爱看演戏。现在我拍片子,只要机缘凑巧,老爷子还会时不时亲临现场观看,对我耳提面命一番。他还有个很时尚的嗜好——喜欢和明星合影;这么多年下来,家里他和明星的合影照收藏了厚厚一大摞。每一张合影的拍摄日期和当时场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,闲来无事就会拿出来欣赏一番,再感慨一番。

正式踏入演艺圈之后,我才开始了解,演员其实是一种多么辛苦的职业。

华人区的孩子王

堤岸是一个华人聚居区,因为居民大多是华侨,所以中文基本上也算是一种通行语言,用中文在交流上并不存在什么障碍,而越南语我也说得不错。所以那时在堤岸一带,我每天带着一大帮小孩子在大街小巷打打闹闹,简直就是个孩子王。

1

地址: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:450006 电话: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67655561 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: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87532636 零售1.00元